



晨练  
◎陈顺源

## 路的命名

◎袁伟

无数先行者步履的叠加  
形成了这条路。而路的长度  
约等于他们的一生  
其实,每次翻修或扩建  
都是在向曾经致敬。无数场  
青春

的接力赛,奔跑成一段历史  
在这条路上行走的时候  
步伐不宜过快。否则双脚无法感知  
岁月在此形成独特韵律  
路与绳子的类似之处,在于

都有捆绑和牵引的作用  
能凝聚人心,也能避免迷失  
立新路没有尽头——后来者  
的脚步  
总是让它向前无限延伸

## 石不能言最可人

◎陈健全

在我家的阁楼书房及客厅几架上,有许多小石头,大多大不过拳,但韵致独特。它们都来自祖国的山河大地,有三山五岳、匡庐、玉龙雪山、唐古拉山之石,有五大连池、九寨沟、纳木措、喀纳斯湖之石,有大漠戈壁五彩滩、金银滩、“古董滩”之石,有佛道缘起白马寺、塔尔寺、天台山、三清山之石……石头或瘦削玲珑,或浑圆朴拙,任何时候都叫人相看两不厌,正所谓“石不能言最可人”。

小时候,我真的相信石头是活的,是会生长的。认真听老师讲过,因为造山运动,世界最高峰——珠穆朗玛峰一直在拔高,刚刚测到的海拔是8848.13米,今后还会继续抬升。于是,在那年春天,异想天开的我将一捧雨花石,那本是妈妈从南京夫子庙选购回来养水仙的,悄悄埋在离井边不远的一丛无花果树下,并像种树一般浇足了水,心想石头向上生长,渐渐隆起一座山,那么果树顺势上山,我家的院子不就成了花果山?事实上,珠穆朗玛峰确实一直在拔高,只是盼呀盼,我的小石头始终没有任何动静,但在心底却因惦记而“活着”。直到某年的一天,幻化未了的雨花石才重见天光。此物最相思吧,挑了其中的一枚,成为我收藏的第一块石头。它形色悦目,光致细润的玛瑙质地,萦回的天然纹理仿佛《西游记》里石破天惊的猴头,灵动的双眼炯炯有神,我把它取名为“美猴王”。许多年来,它在案头白瓷碗的一汪清水中,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。

长大了,在读《红楼梦》时,才知晓曹雪芹写的原来是《石头

记》。石头里能蹦出猴子,但石头上长不出小说,我已不再相信《红楼梦》创生于一块石头,那无稽崖下一块女娲补天所遗之石,但不得不叹服曹雪芹石破天惊的神来之笔,以横空出世的一块大石一枚通灵宝玉自述身世成就了一部大书。“在《红楼梦》的世界里,石上这部书并非出自外在的作者之手,石头就是本源是主体,《石头记》是石头之‘我’的自记、自写、自成一世界。”而此石何其重,此石何其实,但它又何其轻何其虚,轻到了虚到了可以补空无之天。难怪,收藏并痴迷于一块五色石的曹雪芹有首诗吟道:“爱此一拳石,玲珑出自然。溯源应太古,堕世又何年?有志归完璞,无才去补天。不求邀众赏,潇洒做顽仙。”如此情染石缘,令人感怀。

因了与石结下的不解之缘,石头成了我生活、生命中的伙伴。另外,也有亲友知道我这一爱好,不远千里携归而来的,特别让人感念。

诸多石头中,有块风凌石颇有味外之旨。它呈梯形,长不过一拃,宽不足五指,高约一拳,属于一拳石,然而深具层峦叠嶂的气象,悬崖、沟壑、峻岭尽备。其品相奇砾,色彩赭黄,饱经风霜的样子比“念天地之悠悠”的诗句更直观。那是有一年沿河西走廊西行,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下车歇脚,但见无数的戈壁石静静卧着,在连绵的雪峰映带下闪烁着无声的光,我倏忽卷进了一个五彩斑斓的幻景。但凡有心,便有石缘。就在一丛沙棘前,我收获了如虬如凤的它,如获至宝。风尘仆仆到家,用水一洗,一股浓重的

土腥味从缝隙中喷吐而出。一下子,仿佛听到风卷黄沙,呼啸着掠过昆仑山、天山,又携带着阿尔金山和祁连山的风,年复一年,像雕刻之刀把石头琢磨成了鬼斧神工的风凌石。对着这块奇崛兀傲的风凌石,那无以言表的苍茫、坚贞,无疑折射出形而上的力量。

相较于粗砺的风凌石,一块热带雨林的石峰就清丽多了。那是十几年前于彩云之南的西双版纳野象谷,没有遇见野象群,倒是随处可见热带雨林间大大小小的石头上,覆满了墨绿色的厚厚苔藓,呼应着参天的大树、缠绕的野藤、茂密的蕨草,彰显着无穷的生命力。溪边行脚,一块石头绊我一下,一瞧,其一柱擎天而又峰峦层起,俨然一幅只此青绿的山水画。有缘呀,捡起茸茸可爱的石峰,顿生痒酥酥的喜悦。归家,苔色绣错的它还濡湿着,便置于一盏雀舌的花盆中。如此散点山石,盆景咫尺间也生发远意。

值得一提的是,觅石赏石读石中,曾遇同好,不亦乐乎。犹记有年于丽江的黑龙潭边捡石时,一位同道中人妙语连珠:“石头的作者是造物主,而人的眼光是第二作者,没有人的合作,这些乱石成不了作品。你的眼睛里安的是一堆乱石,那么这些石头永远是乱石;你的眼睛里住着诗人,那么它就不是石头,是石涛、八大山人、齐白石……”对此,我信以为然。并相信,除了赏石的“瘦、皱、透、漏、丑”,单是石体的坚贞、石性的沉静,就足以称师、为友。这一点,正如“与石居”主人沈钧儒所言:“吾生尤好石,谓是取其坚。掇拾满吾居,安然伴石眠。”



## 我的乒乓缘

◎倪春红



我打乒乓球,缘起于小学时代。那时学校放了学,我们就在操场边的水泥台子上垒几块砖头当球网,用光板拍子玩起“猫钓鱼”。上了中学,“矮子里拔将军”,竟让“三脚猫”的我参加全县中学生乒乓球比赛。

一晃,这么多年过去了。重拾乒乓球,缘于2005年市级机关响起成立乒乓球队的集结号。当时,女队员除了铁定一号、二号种子选手冯伟、朱明星外,三号选手难定。为此,老法师马炳生、陈华亲当裁判,在行政中心十九楼组织了一场选拔赛,我幸而胜出,入列“女乒三号”。

作为“菜鸟”,初出茅庐,总想立第一功。但随队出征,一与高手对决,顿处下风,自知之明。为了不拖全队后腿,我即使工作再累,中午食堂扒口饭,就直奔十九楼,主动讨教“大师”“天师”级高手,加之有擅长正胶的老范、弧圈暴冲的007、长胶的老吴等球友的陪练,渐渐熟悉了直板快攻、弧圈快攻、左推右攻的接法技巧,对长胶的推、搓以及弹击应用自如多了。其间,收看全国乒乓球锦标赛、世乒赛、奥运会等赛事直播一场不落,开沙岛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有国家队队员来训练,特地前往观摩,并托球友请张继科、马龙、许昕、樊振东等国手为我在球拍上签了名。

除了在外训练,连家里阁楼上都置了球台、发球机,每晚挥拍一番。通城乒乓球界无人不晓的“007”,在他的《乒乓人物新传之——十九楼女将春红篇》中写道:说起南通业余乒乓新势力——十九楼,让人留下深刻记忆的,并非日月大师、老范等大咖,而是一位时刻面带笑容、招数平淡无奇、说说笑笑中将来犯之敌轻松拿下的女将。不少球友败下阵来总是摸不着头脑,“怎么就输了呢”“没看出她的球有什么特别啊”……如此谬赞,虽有点暗自“窃喜”,但更多的汗颜。

有年,受“007”的友情邀请,我加入邦德科技乒乓球俱乐部,成为俱乐部唯一女队员。随队参加过两届南通市“城市嘉苑杯”乒乓球联赛,联赛是男人的“战场”,我除了偶尔实战外,更多的是在观赏中学习,队友老刘的挫球提拉,老范的发球挑打,“007”的弧圈暴冲,锋哥的弹击快攻,以及对手的推挡、削球、高吊弧圈、直拍横打、弧圈结合快攻……真是受益匪浅。

市级机关迎世博乒乓球大赛,由我等三人组成的市农办女子队,荣获团体冠军。之后历届市级机关乒乓球比赛,我们均获佳绩,在市级机关内小有影响。

同时,我还牵头组织过六届“农水杯”、三届“乡村振兴杯”乒乓球比赛。既当组织者又当运动员,尤因邀请了十九楼球友及相关单位的加盟,系统乒乓球运动在全市声名鹊起。也因此,多次受邀参加了省、市及崇川区举办的数十项赛事,几度捧得奖杯、奖牌。

自从搬到图书馆大楼办公后,每到中午,我都不由自主地凝望十九楼。怀想在那里打球的日子。前不久,我办了退休手续,业余时间就更多了。常与三五好友一起打球,并且有针对性地纠正自己的正手攻姿,也注意博采众长,练习正手小挂、小弧圈。干休所、老干部活动中心等地成了我的活动之所。日前,我还受邀参加中国乒协即将在开沙岛举行的“最强兵团”巡回赛,这又让我的训练更有了动力。

看来,乒乓球注定成为我的今世缘。